

印
心
语
录

王骧陆上师 著

《印心语录》

王骧陆上师 著

心密之家 2022 年 5 月排版



| 以禅为体 以密为用 以净土为归 |

禅宗最忌似是而非，然却是必经的过程。一为文人禅：偏于文字般若，喜打机锋，或托诸诗歌，或偏于空寂，或故示奇特，自以为高，此以见闻觉知测佛，非禅也。二为枯寂禅：死守空定，自以为究竟，即智隍一流，贪著寂静，厌恶尘劳，此以法见自缚，非禅也。三为香堂禅：守定死法，坐于香堂上，执定一句话头，不得活用，十年廿年，了无消息，或懊丧退转，入于昏沉，或枯干乏味，落于断灭，乃至偏执成颠，非禅也。四为狂放禅：求自在不可得，误解一切无碍义，故示放纵，以为解脱，于本来面目，全未证到，非禅也。须知此等人于禅宗虽属外道，亦自有其意境在，较诸惘然者略胜一筹，但总是夙世习气，以外入故，名为禅客，住在客位，未见主人也。

宗下工夫，知见正为第一义。是在师之引导，先使参今日大事，究为何事。名相之学，不可不略知，而不宜深入。下手因地宜正，绵绵密密，如归家觅路相似，只是向前走，不到家不止，不计路程，自然段段有个光景。但须知尚未到家，莫中途快活。虽然，家在何处，觅路便又不见。禅是心行的事业，不是口讲的虚文，莫执取公案语录，妄参我见。只万缘放下，于一念未起前，看是什么，究竟本来面目是怎样的，先把一切念打杀打净，纤尘不立，自然得个消息去。

此事要有天马行空的魄力，绝顶聪明的天资，深入险地的机警，细心检讨的毅力，如亲丧而无法安殓的迫切。又得一气

呵成，如饭之一锅煮熟，更遇明师，随时督饬，方有成就。否则半熟夹生，势必非驴非马，此因缘之难也。

功夫不得不做，但切忌用呆功夫，未见性人，口口说空，正是处处著有。真空不是口说，要实地证到，一落言诠，即又不是。古人无功之用，正是用这个无功之功，无用之用，只著不得半点，此意非外人所知。凡思有所表弘者，与世俗好出风头何异，皆心未死透者也。

生死心切者，求了生死之心切也。生死果何物乎？乃念念贪著之果位也。是以要常常凛觉督察，平日要证验，当考问自己，是否还有名心利心法心的贪恋存在。如果还怕骂（即是喜恭维），怕失面子（即是贪虚荣），怕生活艰苦（即是求利心未死），怕不成佛（即是不明空），怕落空（正是落有），怕种种碍（即是未达无碍慧），此都是根本未明者也。此一怕字，即明立我执。越是贫困的人，利心越难淡，越是地位高的人，名心越难破，越是功夫深的人，法心越难除。此生死心之转辗缘助，由习而成为气，不先拔根，终是大难，正如十担麻油树上摊，直无从下手处也。

禅宗功夫，难在不可取，又不可舍。本在眼前，无从下手，是不可取。若说即此就是，便是颠预，所以又不可舍。古人云：如一人与万人敌，觑面即不放松，但此又莫落了对待去。此不是对待的事，须反照即得。

宗下功夫，全是自己的事。说不出，又如何教得来，画不出，又如何表得来，原不是一世的事业。但一说此话，人却畏难退缩，又自贱了也。

且问自己对于此道，意境是近不近？便不是一佛二佛所种的善根。肯上路者，决无不到家之日。

不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何得有此认识，既认识已，不经千万亿次之打扫，一世再世，又如何而能圆满，又岂可以中途自满。悟证有彻时，力量无止境，对人宜虚心，律己莫因循。一曝十寒，终无有益。

越是不肯走冤枉路吃苦用功的人，功夫越做不上。以做不上，越想得便宜，越想外求有所得，以求无所得，乃以耳为目。自既惘然，又不得不择师，试问又如何择法？于是无法不求，无师不拜，忙了半世，反把自己脚根下事耽误了。及至老了，气力不充，再无勇气，又一世矣！

此事本要打净了意识，才有少分相应，你却反去意识上会，岂非更远！你听说有个本来面目，于是竭力去求个面目，不知是没面目的面目，你又如何能眼见得。须知这个本来的就是面目，既是本来的，却又去求他作甚。但不经一番苦闷的参究，走过许多冤枉路，却又见不到这本来的。

心目中先把禅宗当作一件奇特事，根本即已大错，断无成就之日，纵使证到了家，亦是极寻常的事。但众生习性，由来

已久，名心未死，好高骛远之劣见，一时难除，就不肯承当这寻常的。平时既轻慢这寻常的，自然要忽略过去，当面错过若干次，不能一把擒住，看是什么，总是不痛切生死之故。

宗门下手功夫，只要先识知自心。做到如实知自心，是专一门的向上事业，实是至痛至切的功夫。如是渐入无功用的功用，行者应将功夫活做才得。

轻慢了佛法，是狂妄汉；不靠佛法，欲求修证，是自大汉；依赖了佛法，求有所得，又是个永无出息的不了汉，这三种人，都不能成就。惟有过量大人，得超然之境，不同凡见者，左右不被法缚，得法益而无法害，是真佛子。

你只看自奉过厚的人或自甘偏苦的人，都不是真上路的，一个是被身缚，一个是被见缚，都是自性烦恼，更何暇向最上门转去。

宗门功夫，用了还要放得，所难者，几时是应放手时。以功夫不用则不实，不放则不活，不实则见不切，不活则力不圆。放早了就滑了去，一搁就可十年。世人本有贪懒习性，一知半解，自谓已是。此病最毒，古人不肯轻许要伊自肯者，即防此病也。

禅宗功夫往往容易谈得，难于见到，又容易见到，难于践到。不真见到者，所谈必恍恍惚惚，不真践到者，所见必轻浮不实。及真到家时，试问还有什么可说的。

语言是口上的文字，文字是纸上语言。一篇废纸，一段废话，究有何益？根本全不在此，世人偏要在废物上会，多所诤论，抑又何苦！所以无论何种高明的道理，乃至佛说经论，取之便成魔说，都是粪。不明此义者，只说我狂，又奈之何哉。

此事下手须辣，对自己原谅不得半点，念念在生死怖窟中，废寝忘食，魂梦系之。古人悟前如丧考妣，我以为尚不痛切，要如父母已丧，停在床上，无一文钱在手，没法安排，但非急急想法不可；又急病求医药，凶岁觅米粮，不得即死。如是惶急，方有些切近处也。

非聪明人不能办此事，而聪明人每在道理上深求，即又不能办此事矣，以坏在计度思量也。一落法见，即又非是。但无一切心去，何用一切法乎？然执取无心，便又立法。且道如何得无心去，如木石之无知耶？则成个木石；谓用尔聪明耶？则又不是聪明的事。惟大智人，为能掊击尔智，昭然自见。

了达不污染义，还得亲见不污染之相，斯不污染，但又已污染了也。非但此也，将辗转污染，而惘惘荡荡去也。

向外驰求，即根本大错，虽学百年，亦无成也。但著意于向内，内即外也，以求即相对，相对则又立心取法，转又不见。总之有求即错，而不求又当奈何？

非具大魄力者，不足以当此大事，不可有依赖性。昔大慧禅师云：禅岂有传授耶？佛祖自证自悟之谓何！乃弃之，遍历

诸方，成一代宗师。至于遍参知识，求为印证是否者，恐落天然外道也。本来自疑自悟，非人可代。罗睺罗尊者，仗为佛之子，不求精进，待佛为度。佛知其意，一日佛食次，问尊者曰：我已饱否？答言：佛自食，云何问人饱否？佛言：则我自成佛，非关汝事。尊者言下大悟，遂成密行第一。初学人无一遵循，原是苦事，若为师者一味教伊求法，下手即已推入火坑矣，不知几时才得出也。

平时于一切人事酬应，与绝不相干处，都是我用功之地。处处是烦恼，却处处是菩提。见性人即上阵杀敌，亦见性也。如不忘自己名姓斯得。

有一毫恐怖，即是极大挂碍，即是修道人的耻辱。贵在时时察知，莫作等闲观也。用功时无非摄心，但不可有一带尾，病根即从带尾上变化发生，当谨记。如一善念起后如何，一恶念起后如何，一凛觉后如何，于寂然无念时又如何，觉后一刀两段，不得再拖尾。若再有所计，不归入这本位去，觉亦为病，此便是带尾，不就此截断，又带下去了。此是生死种子，尝体会得么？

方向只是一路，变化却有万千，变化尽管万千，我却还是一路。且道如何是一路？登太华之巅，俯视一切，无不周遍矣，但脚下踏住这一块，还是不见。必也腾空再上，方无遗漏处。悟此即明无住之大用。且问而今却在何处立著，便知往后的处所。业力道力，只此一念而已。一念昧，即是业力，一念

空，即是道力，此胜彼负，此进彼退，同是此一转耳。今以道力扫荡业力，一念即已扫荡净尽，业力既尽，道亦不有，二者本同虚妄，本无难易之别。凡夫妄立难易之见，因循保留，是以业力日熟，道力日生，将本觉圆明之如来藏，搅乱于色相之中，枉受诸苦，真是苦贱之像。大丈夫意气不凡，特具超尘出世之志，开金刚眼，洞见生死之本空，亟谋彻了，原非等闲事业。但如何是道力，却颠预不得，笼统不得。

于千忙百乱中，若无事人去；于静默无事时，若春冰虎尾。初见道时，即于提起时练放下，于放下时练提起，久久无所谓提起放下，连提起放下的东西，毕竟不可得，才是真放下。

断欲易，断爱难，断法爱更难，非真到无我时法爱不断也。此是佛位，圣人其犹病诸！欲断法爱，先从不求名闻下手。本净禅师云：修道人第一莫向道，以向道即取于法，遂立法见，见即成爱，非道也。故曰无心是道，更无欠缺，恒沙妙用，尽从此出。莫怕落空，只怕不空，果能真空，大机大用自备也。

有属因缘有，空属本来空，参本来二字，是剑客的剑，不能离手。

三藏十二部教义，与禅法密法净法，及诸古德语录，乃至一切法用，都是我日用之品；如柜内衣，厨中饭，室中器具，

案上文房四宝，不过备我所需，有没有，全不相干，有了亦不过方便而已。实是主人要紧，倘物物齐备而无人享受，又与灵供冥器何别！即灵供冥器，亦得以灵为主，诸多死物，毕竟无用。故曰莫著佛求，然亦不废一切，常礼如是事，亦只借用而已。不明此义者，便是本末倒置，不达因果。

在家人修道，较比丘得力且二十倍，此语惟大慧杲禅师能说。欲修最上乘，尘劳为资粮，冤家一齐到，庄严此道场。我初作此语，人不敢信。故人于不幸时，莫辜负了这倒霉，就此著力，便证菩提。

不是有心，不是无心，亦无有无之量，是为直心，处处行直心，便是道场。

用此功夫，并无别法，莫求真，莫求玄妙，但只息下一切心看，看心息下时，无心可心，无念可念时，是什么光景？即此超然无著现量之景，便是你安身立命处也。这一点，切莫看得寻常。能常常如是否？能千忙百乱中，一凛即如是否？这叫做什么，肯承当得否？一切定力慧力戒力，八万四千功德，恒沙妙用，全由此一点中启发，莫看轻了他。刹那别境现前，便又忘失了，贵在擒拿得住。但一著意，又落能所比量，心又不息下，又非是也。是以功夫有两头难，一是下手必专一而咬定实在难，一则末后勿忘而活泼化解难。自必千练百练，使其纯熟而不死执。须知原本如是，不是我硬做成如是，所以极现成寻常的，却不可看轻他。然亦是极奇特，不易得到的，却不可

执取他。不是一件物品，有得失成败的。然只坏在容易忘失，难以纯熟，难以老实，难以灵活，无他妙法，无他道理也。

当慈悲于人，勿慈悲于己。对己不可原谅，不可放松，常见自己过，但亦勿太紧也。众生如失线风筝，随风而流，不知落向何处，只缘著有，所以如此。修道人又怕著空，不知怕即不曾空得，因此死得不透。故不到大死时，不得翻身活转来。其时法见未净，又恐执于勿著，又堕入坑中，翻身不得也。

做官宦的人，时时把个功名心放在顶门上，做商贾的人，时时把个发财心放在顶门上，原属可笑。但今日之事，亦要如彼时时把个生死可怖心放在顶门上，方有少分相应处。但生死不是一怖即了事，莫在恐怖上打主意。当先了达生死者毕竟是什么？如何而有生死，如何而出生死，再进而明白本无生死。以无生死，遂亦无涅槃，渐渐脱卸净尽，自成佛道。

无法可说，是有二义：一者、此非言说可表，以心行处，当体寂灭，更叫说个什么？心尚不有，口何能表，笔何能动，以法本缘起为幻也。二者、假有言说，亦得对人而施，如行路至何种程度，前进不能再进，于是请问为说；今路亦未走，前途究竟如何，全然不知，既无可问者，又叫说个什么？近来学人问法日少，为无所疑耶？抑毋庸问耶？不可知也。至初学者请示法要，所问不是太稚，亦多无用，引之入道，忽又滑去，真无可如何也。以彼不识货，不肯痛切，悠悠一世矣。

宗下种种装模作样，如棒喝，举拂子，作女人拜，又说庭前柏树、麻三斤，以及呈诗说偈等等，都是应一时之机，非卖弄玄虚也。倘对面无此机缘而作此语此态者，岂不成为笑话？凡诸大德，只老老实实，不肯随便打出，合机即予印示一语二语，使之通体舒适，如解其缚，如饮醍醐，不是学样可得。我人修者为心密，但只归入心地，证得此寂灭轻安之境，起诸无住自在之用，此即归宗，正不必多取诸法门也。然亦非绝对不可学也，时未至也。禅者，无法法也，若故立以为法者，与教又有何别？一句话头，乃不得已之引法，稍稍偏重，即落于教。六祖时南北二宗之分即在此。本来一切现成，既现成矣，即一切用不著。乃众生一切现成而不见，亦不会用，乃逼令自悟自觉，费许多事。后人执以为非此不可，自误误人，岂不可笑。是以语录等书，非得见性后，方许参阅，有诗句土白等看不懂者，即弃之，不作强解。且其中未必个个是彻，语病正多，他人衣帽原不合我体，至婢学夫人，尤不必耳。修道本以除习，今缚上加缚，有背印心之旨矣。

修心密开悟者，各有其因缘也，法不居功，亦不受过，是在行者。惟数十年来，世人已不知学佛为何事，心法为何物，为欲打开此僵局，使修道者先明入佛归宗之正因，引之识本而已。密法为世尊最后度生之一法，非具大福德善根者，无此因缘也。如人仗有利器，妄充力士，虽自身无力，却可与人斗力角胜，此即因缘也。故得之易，守之难，尤不可有丝毫自足骄

慢之心。又凡与心密有缘者，皆夙世宗下苦行之士，今虽为之引开，亦容易启其夙世之旧习气，不可不知。

佛法没些子，虽只一些，却千难万难。且道难在何处？若认错了，却又万难千难。须知借有法法，证无心心，寂灭轻安，敢云究竟？

初学人宜令先究心之相貌，何者是心，要伊自悟自觉，逼之愈严，则根基愈坚。更令其觅心之起点，再令其观无心时之相貌，切勿轻许，非十二分认透不可。但必令先坐心中心法至少五百座，则印证有力，否则仍是虚浮耳。

如其人天性薄者，平居不知孝友者，纵使天资聪颖，极肯用功，此生必不能成就。即使能显法身，亦绝难起用。般若一开，业力随之而至，必吃苦磨练，不发大悲心度众生者，决难成就。此择人之难也。

修行人第一考其天性，第二观其福相，第三察其性灵，第四看其环境与因缘，方可决其成就之大小。外此者，不过种善根而已，今生希望极微。然忏悔痛改而肯补过者，尚须作有相功德以为辅，否则难胜其业力也。

有人云自感孤寂，不知孤则有之，寂则未也，能修到寂，便自不孤。倘真见寂静寂灭之相，则无处不怡然自得。宇宙一切，皆备于我，又何孤寂之有！

修道人虽已见性，习气未除，但与未见性人不同，以有办

法也。然他人不测，每不信其见性而非难之；若自己见而未彻，亦往往疑及根本，以其力未充，遂云所证非是。此大误也。

初接人，先当知其落处，即知其病在何处。抓其痒处，打开其胶执，启发其新机，引入于究竟。不可有胜心，量力打一下，勿过重，难在恰当，这便是机用。

虽然，在今日环境之下，参禅是极不容易的事，即使一切条件具足圆满，而师资又安在？何况寿命无常，断不许你十年参证，三十年打成一片。吾师大愚阿闍黎以心中心密法传世后，人始得有容易归元之法。心中心密法，修满千座，必能证得三摩他，开启般若，见自本性，精进者至多三年有成。此法只要肯坐得住，即是有缘。并且要夙世参过禅，有般若根器者，格外相应。是以修此法时，与禅宗尤若契合，故世人以禅密称之。但名称奇特可笑，须知二门各有立场，修法亦异。禅宗在无可下手处下手，末世业重者，无福消受，不易证入，纵使有所开悟，以不胜夙业故，必至狂荡不羁，为世厌恶。只有心中心密半仗佛力，稳稳当当。至少一气修满五六百座，徐徐引开般若，使其自悟本来，见自本性，得自受用可矣，正不必学那禅门棒喝一套。是以本道场系承愚师之命，专传密印，不挂禅门招牌。且余既未明教，亦不通宗，何敢以奇特言句惑人，只老实守住本分，来学者以心中心密，或其他密咒接引之，使因地正，知见正，自得证悟，如是而已。以前所谈，因

学人来问作答，非谈禅宗也。禅无可谈，谈即不是，宗无可说，说即已离，当直向言语道断心行灭处体会，会得后，又莫执取了法见，以自误也。总之，一切言句，尽是戏论，说此一大套，正是我的罪过。